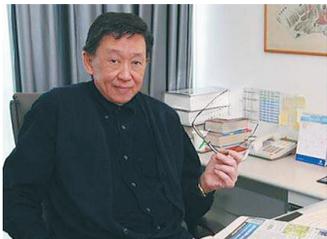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

钟彪

学生活



董桥

华人作家董桥才思奔放，写起文章来纵横驰骋，自成野趣。他的文字很有特点，文白相间，精致博雅，古风盎然，有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气象。他的《中年是下午茶》《这一代的事》等散文名篇，一度风靡大陆。董桥不仅是个作家，他还是个玩家，生活情趣广泛而浓郁。文房珍品、古字画、古玩街的摆件和器物均属他收藏猎奇的范畴；园艺建筑他亦能品味其中微妙。他竟然为了获取古彩瓷鉴赏知识，与古玩修补作坊里的师傅结识成朋友。星期天逛古董街碰着师傅抑或只有一面之交的藏友，他会陪着逛完一起喝茶聊天，话题尽是赏玩寻乐之类。读他的《散木本色》一文，始知他对海南黄花梨了如指掌，且情有独钟。说收过海南黄花梨木器，也藏了些紫檀小件，但最终还是冷落了紫檀，只把心思放在木纹柔婉、鬼面狸斑的海南黄花梨上，“一心要黄不要黑”。董桥给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写信说，老远跑到外国去，不是为了拿一张文凭回来见我。学生活比拿文凭要难。要懂得过快快乐乐的生活，要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。

从来没见过哪一个父亲像董桥这样把学生活置于学功课、拿文凭之上，而且是这般语重心长，毫不含糊。

没承想我的邻居徐老先生亦是个董桥迷。举凡董桥出版的著作，无论文学抑或政论，他均竭力搜购，一读为快。他欣赏董桥，是缘于对董桥生活美学和浪漫才情的偏爱。他对我说，恰是董桥的文章改变了他的晚年人生：不敢不乐，学会找乐，人老了更要敏锐地学习生活。徐老先生七十开外，原本一个邈邈萎靡的鳏寡老头，不觉间变得气宇轩昂起来。腰板挺直了，还穿起模特走台时贴身的花衣裳；花还不行，还要镶金边，像是去跳交际舞，其实不是，他去逛街，或去与人交易，都是这身行头。他头发有点稀疏，却梳得油光铮亮。若是遇着参加什么活动，他会红衣白裤一身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。

岁月汨汨地流淌，徐老先生依旧孤零零一个“独行侠”，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，有板有眼。他玩起了收藏。海南黄石、古陶瓷、紫砂壶、玉摆件、红木雕件、五颜六色的手串、各种纹样图案的黎锦……占据着客厅和房间里的大小柜子；墙壁上却悬挂着旧斗笠、水牛角之类，让他的家看起来活像博物馆的展厅。没事时他会从房间至客厅细细地品赏自己收藏的物件，看得兴头起，遂独自一个人喝酒，大块吃肉。每当从古玩摊上捡到什么好玩艺，他会神采飞扬好几天，迫不及待捧着宝贝儿上我家来，让我也分享他捡漏的快乐。收藏之余，徐老先生还顺道学经商，探门路，广交友。

一日，徐老先生兴冲冲拿着董桥的散文集《墨影呈祥》来找我，说：“瞧，我购着了董桥的新书，书里尽讲收藏古字画的经历，我看了受益匪浅……”嗯，古字画收藏的水太深，加之我的财力有限，玩不得。但玩玩当代字画亦未尝不可。我交一点学费参加字画鉴赏培训班学习就可

以涉足了！”言毕，又兴冲冲告辞而去。

望着他那活力四溢的背影，我不禁想起明清交替之际的文学家、戏剧家李渔。那真是生活美学的通人，除却戏剧诗词散文之外，举凡吃、穿、住、游，乃至建筑设计的格调，花草树木的种植，沐浴睡眠的甜美快感，李渔均细细地品味把玩。灵感来了，亦不妨抽丝剥茧、条分缕析地执笔为文，为众人提供他的生活智慧。你读他的《闲情偶寄·种植部》，便真切地感受到花草树木之魂的抚慰。李渔写道：“草木之种类极繁……木本坚而难痿，其岁较长者，根深故也。藤本之为根略浅，故弱而待扶，其岁犹以年纪。草木之根愈浅，故经霜辄坏，为寿止能及岁。是根也者，万物短长之数也，欲丰其得，先固其根，吾于老农老圃之事，而得养生处世之方焉。”

年初去江苏转悠，先到如皋看了李渔的故居，觉得不解瘾，又折向南京踏访了李渔亲自参与设计建造的“芥子园”。园子虽小，却亦有江南庭园的格局与气韵，尽得天下山水丘壑之美，既是李渔的居所，亦是其写书、印书、卖书的工作坊。他在这里创作出版了《闲情偶寄》《芥子园画谱》《风求凰》等著作，抒写渔樵闲话和人生感怀，也在这里经营生计，管理戏班，偷闲寻乐，颐养天年而终老。我在园子里购得一方当地出产的墨砚，砚盖刻有“芥子园”的剪影和“闲情偶寄”四字，携回家置于书案之一角，每每抚读，似是见着李渔闭目轻哼戏文的醉态，以致搁下的笔许久也不愿提起，算是偷闲片刻，品尝一下李渔生活艺术的趣味。

琼岛风物

梁统兴

文峰塔

清代府城城南的美舍河畔有座文峰塔，因近丁村，又叫丁村塔，也称石塔。

文峰塔是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古塔，不知始建于何代。至清代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此塔已圯60余年，当时琼州知府贾棠，听琼籍父老所谓此塔兴废有关一郡文风盛衰的传说，曾于塔之旧基树杆一支以求验证。树杆后的第二年，琼州乡试就有6人考中举人，其中琼山县有4人。文峰塔崩圯60余年琼州科第寥寥，至此一反常态，使琼人对文峰塔的复建呼声日高。在贾棠的倡助下，琼州府属各官员捐俸300金，琼山知县王贻捐俸600金，于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开始对这座古塔进行重建。

重建后的文峰塔有七层，以灰砖筑成，外观呈圆锥形状，塔门向北。塔的第一层至第三层由内石梯而上，第四层至顶层改由外石梯上，造形新颖。塔前建文昌祠一座3间，翼以东西两廊共6间，祠外还建茶亭1间，以便游人歇息。接任道台焦映汉在《重建文峰塔碑记》中说道：“文峰在琼邑丁村之东南”，“附近有玉笋奇峰，峭拔嶙峋特峙，神铲鬼斫，大不类人间刀斧痕。”他认为：“形胜固曰天成，而补偏救坏端资人事。今必谓一郡人文，尽乞于一指顽峰，似非有志者所乐闻。然木杆小试辄效于前，将石塔高标自微于后。”

由于石塔富有传奇色彩，加上地方风光秀丽，且离府城较近，故而复建后的文峰塔成为清代海南最著名的胜迹之一。

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琼山知县杨宗秉等人对文峰塔进行第一次重修。杨宗秉撰的《重修文峰塔碑记》有云：“飓风暴雨不时迭作，迩来塔级阑干陵夷崩颓，而祠宇内外腐柱朽椽倾欲难

支，败垣残瓦秽积满地，一望荒烟蔓草，无复过而问者。乾隆十一年，余既与府宪于公合建苏泉书院，集师生敬业其中，书声朗朗弥天地，而夏金石、习经义，生感有起色。邑绅士仍和余借助于地灵也。余欣然从之，捐廉俸二百余金，鸠工庇材，择仲冬之吉，修复名塔，磴级雕栏，焕然改观。复于塔之南北重建文昌祠三楹，观音堂二座各三楹，左侧茶亭三楹，外统以垣，键以大门，三阅月而工告成。”可知这次重修后，文峰塔的附属建筑规模有所扩大。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文峰塔圯于台风。乡绅吴位和、杜攀楼等人集资重修。此后53年，即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文峰塔被风雨推剥，日趋败相。琼州府学教授张衍基、训导王绍曾以及乡绅符魁泰等人，上书琼州知府吕子班，亟谋修复，以启文运。他们认为，全郡形势四州环一岛，中高外坦，滨海之地更是平行，如果不立崇基以铃束之，则地脉泄散，文气会因此而不振。吕子班认为：“虽形家言，儒者弗尚。然古人建国首重辨方而相阴阳、卜法洞，同见采于孔氏，引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则其说也未能诬也。”因此，他同意出官资重修文峰塔，并带头参与其事，希望琼州士子“禀山川清淑之气，发日月沐浴之英，处则为坊表之君子，出则为柱石之名臣”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琼山县知县彭荣浩重修文峰塔的工程刚刚完竣，就传来本次科考琼州得中者5人的喜讯，其中琼山县有2人。后来，“郑天章又捷南宫”，再一次给文峰塔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文峰塔是海南胜迹之一，这里山清水秀，人文荟萃，故事传奇，历代登临不绝，歌咏不断。清末，文峰塔已圯，但还剩其基，1958年，当地群众将之拆除。历朝名胜，至此惟存遗址。

如歌行板

杨沐

律动的河流

沁河流到沁源县城边，算是从太岳山麓第一次跌入较为平坦的地势，水流在疾走的同时，漫漶出一些湿地，此时，大片低矮的芦苇金白，顶着手绢似的芦花。雪白的芦花，穗头都朝往一个方向，波普状排列，随着一阵风，向一个方向低垂；随着紧接的又一阵风，一起向一个方向压伏；它们顺和着前一阵风和后一阵风，此起彼伏，从我坐的奔跑的汽车里看出去，仿佛大地一直在波浪般律动。

湿地旁边，更广阔的，是沿着公路奔跑的玉米地。玉米穗已经收走了，一根根蜀秆儿还站在地里；整齐地站在沙黄色的地里，成方成块地站着，完全枯黄了，但并不倒伏；这像老奶奶，儿孙们都走了，一个人站在生育的地方，没有倒伏。同样被割去穗头的谷子，也把秸秆儿站成一个个消息，她们涌在公路边，被风吹着，仿佛在空中弹拨着送信的琴弦，把秋意传到更远的地方。

在芦花招手、秸秆孤立的旁边，从我们正奔跑的公路能望到的地方，碧清的沁河水正在下河床，她们翘着脚，快跑着迎着我们。

逆着河水，我们在土陶色的山坳里穿行。金蒙蒙的太阳时不时地，从灰金色的雾中跳出来又隐回去，好似在太岳山区，他是能在山顶和树梢间随心所欲、来回蹦跳的。同样不停甩摆的是哗哗沁河，她有一会儿逃脱我的视线，一会儿又扭扭嗒嗒倚过来。相对于山下快脚的少妇，这时的沁河水就是青葱少女：窄窄的河床，迅疾地滚动着、因羞涩和年轻而跑得更快的流水；她们像大

多数年轻姑娘，不屑于看我们第二眼，也没功夫抬头仰望岸边的大树，斑斓的山崖，以及向阳的山坡上枉自美好着的白白的白桦林——她们向山下跑着，就像民歌里的山西姑娘，跑去婆家。

蹦跳的日头跑着的山溪，围绕着太岳山。阔叶树叶都掉光的山，想必比夏天时干瘦许多，老人一样庄重而忧伤。偏西的太阳把铜黄色涂抹在这面坡和那面坡，白桦林镜子般接应这种红，那般黄，山顶上，像是正在大合唱。两山加持的山坳间，有参天古树安详挺立，树叶已经落光，根根灰白的树枝，像骨头凸显在冷的空气中；空气也因此鼓了起来，薄冰似的蓝天也由此鼓了起来，像是那一方天是那棵古树和他们庞大的枝丫撑起来的，好似那里的金色阳光，是这些和善的树邀请来的，好似我们也是他们邀请来的；他们向下仁慈地看着我们，沁河水从他们脚下经过，就像日光当然地来临！

读史侧翼

刘建设

苏轼“骗”砚

元人陈秀明《东坡诗话录》收录一篇苏轼与米芾交往的故事，我把它命名为《苏轼骗砚》，为何称为“骗砚”？一是二人关系不错，彼此很随便，文人之间的一次互动，斗智而已，没有贬义；二是米芾此人有非常严重的洁癖，苏轼有机会可乘，故此骗得到。

先从米芾说起：

米芾字元章，1051年生，小苏轼十五岁。其母伺候过仁宗皇后，从小米芾经常出入宫中，二十岁时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米芾一生做官太平，没有大起大落的遭遇。米芾初识苏轼是元丰四年（1081）于黄州，虽然米芾小苏轼十五岁，但是米芾见苏轼并不执弟子礼，而是以朋友身份相见，不像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与苏轼有师生情谊，所以苏、米之间相处并不受太多的礼仪约束。

米芾生有洁癖，但凡他手碰过东西后就要洗手，因此他的仆从经常手提装满清水的银壶跟在身后，随时伺候他洗手。他不用别人的东西，自己的东西别人也不准碰。

米芾有一方御赐的砚台，名为“瑶池”。每次赏玩前，必先净手再膜拜后才可把玩观赏。苏轼闻之后提出一观，由于老苏面子太大，碍不过，米芾只好同意，不过米芾提出要苏轼净手之后还要膜拜才能观赏，苏轼一概同意照办。

米芾请出“瑶池”御砚，苏轼一看就爱慕不已，赞美之词不绝于口。现代人对于一方砚石的认识与生活在北宋期间的人有很大不同，打个比方吧，那时一个文人对于砚石的喜爱度跟现代人喜欢一台高级笔记本电脑，或者一部苹果手机差不多，苏轼真想得到这方“瑶池”砚石。苏轼一看书桌上有墨一锭，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不知这方砚台发墨如何，可否一试？”米芾说，发墨自然好，我去取水，你亲研一下便知。米芾一走，苏轼连连向“瑶池”里吐了几口唾沫，拿起墨锭就研磨起来。米芾回来见此状，恶心死了，差点背过气去，大声呼道：“胡子（苏轼呢称）坏吾砚矣！”一气之下，遂将“瑶池”送给苏轼。苏轼得便宜还卖乖，说道：此是御砚，怎可送人？米芾回道：“污砚岂可复用？”执意相送。苏轼乐得差点笑出声，连忙抱砚而归，并作诗纪念此次骗砚成功：“玉砚莹然出上方，九重亲赐米元章。不因咳唾珠玑力，安得瑶池得玉堂。”